

詩經說約

□ 12
3510
6



門口 12
號 3510
卷 6

詩經說約卷之十一

小雅二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嚴緝正小雅二十二篇。皆中庸尊賢親親體羣臣柔遠人懷

詩經說約

卷之十一 小雅

嚴緝

昭和29年5月6日
今田牛代氏

諸侯為天下國家之大經。非政之小也。

疏義小雅舒暢而平易。大雅渾涵而嚴密。小雅近於風。大雅幾於頌。

木全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

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不

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孔氏曰。王政既衰。變雅兼

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

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

政事之有大小也。朱子曰。亦是變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

語類。大雅氣象宏濶。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卒到嘗見

古人工歌宵雅之。將作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

果是懇至。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說通詩緝曰。二雅之別。先儒皆未有至當之論。竊謂雅之大

小。持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

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

雅。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

寥寥短簡。其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甲復咏之。以寓

不盡之意。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詞

旨正大。氣象開闊。不惟與國風夔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

不侔矣。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

不得為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而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

多同也。太史公亦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

離騷者可謂兼之。言雅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咏呦呦鹿鳴文王在上則大雅小雅之氣象自見矣。○疏曰善者不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詳觀其歎美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貴小雅則躁急而句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作史記詞多慷慨班固曰述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格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人明以三雅為異區也。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

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又宴樂帛筐篚匪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加意得盡其心矣

人為什也

木全孔氏曰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十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一卷卷首之篇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與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蘋蕭也青色白莖如筋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中之簧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

此為... 和樂... 缺矣

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樂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廉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鄭饗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孔疏言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之羣臣，經之嘉賓。一也。案燕禮云：木夫為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斂，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

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於大門內。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廉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嚴緝釋章，華有二種。一云草，澹其大者，類此水生之華也。一云華，賴蕭郭璞云：今賴蒿也。此陸生之華也。即廉所食是也。大全儀禮燕禮曰：工四人，二瑟、工歌、廉鳴、四牡、臯臯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廬陵李氏曰：鼓瑟、工歌、廉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又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華谷嚴氏曰：笙以匏為之，十二管，列於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孔氏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註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疾，今人

詩經卷之十一 小雅 四

言語無節。○安成劉氏曰：燕飲至旅，酬平禮已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之大道也。又曰：禮，緇衣陳澹註云：記言人有私意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肯自留處也。故引詩言不留私惠之意。

通解：歌工既備，瑟遷於堂上，而鼓之。瑟音少間，笙入於堂下，而歌之。

六帖：瑟，掌上之樂，鼓瑟而歌，有聲有詞，笙，堂下之樂，立於懸中，有聲無辭。

說通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言，即嘉賓式燕以教，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旨，不然，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較誦史諫士傳民語，無一日忘言。

而禮意所重，則在此而不在彼耳。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與嘉賓式燕以教，以燕樂嘉賓之心，一例。看人至於好我，示我，則疑忌去，慈惠通，其樂可知。皆是自道其設燕之意如此耳。歸重乞言，似認客作主耳。○禮有饗有燕，饗有幣，燕無幣，詳見彤弓曰：承筐是將，是饗非燕矣。注云：燕饗賓客之詩，當是為饗作，而燕通用之與。

麟按：此章集傳六帖俱作通章一韻，愚意各四句自為一韻，亦無妨。且興意亦斷，當在四句止。吹笙鼓簧以下另說，此等整齊，个句者，所謂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理，更為分明。謂直興到底，或禮與樂對者，俱不可從也。興只至四句止者，若曰呦呦鹿鳴，則食野之苹矣。我有嘉賓，則鼓瑟吹笙矣。豈不為聲義兩喚而

必曰在野之鹿情適則聲和在燕之賓情通則言盡此等長調三百五篇之中亦概乎無之豈可徇彼俗說盲趨無已也故顧讀者因此四句一甚及無回不全重言之說而引伸求之則此詩解已過半餘一筆抹却可矣○埤雅毛詩草蟲經曰鹿欲食則鳴相召志不忘也亦取興一義古義先鼓瑟而後吹笙燕之序云爾重言吹笙者引下鼓簧之文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興也蒿葭也即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忮偷薄也敖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做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太金孔氏曰古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中示與視多相亂通解君子此指在位者言而舍手者在其中

麟按集傳做叶胡高反此查則通章一韻也然興意亦至止下四句另說上章以鹿鳴興瑟笙此章以鹿鳴興德音俱變換取大意不好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興也苔草名並如釵股葉如竹葉生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要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候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孔疏陸璣云冬生澤中下地鹹慶牛馬亦喜食之
 麟按此章以鹿鳴興瑟琴亦四句止下四句另說湛集傳叶持
 林反通章一韻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
 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木學
 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
 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
 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
 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
 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

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
 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大全鄉飲酒注曰諸侯卿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
 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效也四牡采其忠
 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諮謀於賢智也○董氏曰古宵小
 同故謂小人為宵人○朱子曰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二
 篇及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芣采
 蘋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安成劉氏曰據
 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禮矣然
 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
 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

語類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為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使知有君臣之義通解學記注云當祭菜之時使歌三詩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說通舊說鹿鳴以下二十有二詩周公因一事以作一詩後舉是事則歌是詩焉愚謂詩雖先後通用而原其始作必有所因如常棣采薇出車豈泛然之作乎當由始則有為而作而後樂用之以燕饗耳六周公意公既采定未必皆公筆也

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此詩之原所以君臣之始也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賦也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自安也故燕饗之際敘其情而閱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

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嚴緝所悲之事謂念父母也下章言之

說通通詩代言重私情上總是陳情之詞也首章有遠意二章

有勞意

麟按此下二章俱在二句截

○四牡駉駉嘽嘽駉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駉遑暇啓踞處居也

嚴緝孝經居吾語女坐而有所敬則跪

大全容齋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

華谷嚴氏曰跪者雙膝著地而坐○三

山李氏曰大意謂不暇居處耳

說通啟處不遑見無日不奔走也

麟按集傳馬汗滿補反大約王事二句只作一句讀是以馬處

為韻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也翩翩飛貌騅夫不也今鶉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騅屬將

養也○翩翩者騅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

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

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

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蘇傳騅夫不夫不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

孝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

呂記朱氏曰或曰雛俗字也。當作隹。又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違養其父則雛之不如也。

嚴緝左傳注曰祝鳩孝故主教民陸璣曰如小鳩山陰陸氏曰

壹宿之鳥鳩性慈孝慈謹故聽聲考詳篇云雀聲慘毒鳩聲慈

念鳩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

疏義物得自由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鱗按此下一章俱在三句截載飛二句亦作一句讀父扶甫反

與羽叶也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只也杞枸橙也

嚴緝本草有枸杞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山谷有顯聖寺

庭枸杞詩云養成九節杖持獻西王母天隨子又言常食杞

東坡有後杞菊賦即此杞也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

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集於苞杞雅

杖救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檇枸杞也

麟按政和本草枸杞又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杞忌一名地

輔一名羊乳一名脚暑陸璣云又名苦杞母滿彼反與杞叶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論

賦也駸駸驟貌論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

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

文也

嚴緝走馬曰馳不馳而步疾為驟。豈不念親而懷歸乎所以

詩經詩名 卷十一 麟 一

作此詩歌以養母之情來告於君

麟按論叶音深此章亦二句截是用二句作一句讀增釋許氏說與余小異而大同

四牡五章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轉錄春秋魯襄公四年在氏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

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外傳魯語曰於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詠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歌於使來之時則勞其來也而極言其在外之情如此則章其勤也勞其來者此詩之用章其勤者詩中之意或謂皇華之使為本國之臣四牡之使為諸侯之使故朱子取小序說而引叔孫事以證之愚按如此則與首章傳意不合此謂甚協詩意特以明其為勞而不為遣引於孫事亦以證其為勞詩耳若取來字之義則本國之使來歸亦曰來諸侯之使來朝亦曰來用之二者無不可也

詩經詩名 卷十一 小雅 一

六帖曰杜采殺出車於社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
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
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今勞其人而反托為其
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化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衆
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毋來論又甚而曰莫知我
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於織衣之前而惻然推赤
心以置入之腹感世君民一體至於如此想其至誠可動
真足使人截脰碎首而不悔文章之用乃能動天地感鬼
神者凡以此也即此想見詩中託詞寓意有入神之妙如
此諸詩比於正言直述乃袖之數豈不相去十倍所以風
人之言大都託言以見志如美正刺淫間或慕畫其詞以

君遣使臣也
送之以禮樂
言遠而有光
華也

為懲勸皆不必正為其人之言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為嚴
王者勞下尚託為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
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為正如行露浪著之類皆以為婦人
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於社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
據其不定為及後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雖百口何從
辨哉○顧大韶曰周家使臣正如今之行人耳世人作此
二篇題俱解作直指使者大可笑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駉駉
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
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

詩經卷之十一 小雅 載集卷

此詩之原
忠信缺矣

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
心之所懷。曰：彼焯焯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駢駢然之征夫，則
共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蓋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婉而不
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孔疏：此寔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為行人也。君遣使
一人而已，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總戒之，非一故言
衆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衆介
則不與此，得總戒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
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雖衆介
亦在也。

蘇傳：皇皇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維其所在而無不

皇皇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之憂，不以遠近險易
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皇皇也。

疏義：彼之物無處不有，此之心無時不然。彼有以悅於人，此無
以愜於己，反順皆相因也。故以為興。

六帖：每懷者，常常有此念提起就來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自以每懷
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
之大務。

呂記：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駼，皆駒之良選，所
以貴使臣之行也。

疏義集傳廣博二字釋周字。○訊有聚議之意。

大全三山李氏曰徧於其所而詢問之。

通解我字不必拘泥作使臣自言此與我出我車之我同詩中

我字如此者多。

麟按集傳訊于須反。

○我馬維駟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賦也如絲調忍也謀猶誅也變文以協韻爾下章故此

嚴緝李氏曰如絲言調直也

疏義猶言和柔也。○謀有計畫之意。

麟按集傳謀叶莫悲反。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疏義度有酌量之意

大全安成劉氏曰沃若有鮮澤之義故猶下章之如濡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均調也詢猶度也

疏義詢有究問之意

大全爾雅疏曰陰淺黑色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今名泥駟

孔氏曰雜毛是有二種之毛相間雜

麟按孔疏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

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謂訊

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魯語無訪問於

善一詞又云咨才為訊咨事為謀與左傳異而歐陽氏論之曰
 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訊則所問何者非事獨以咨訊為咨事
 其下咨謀咨度咨詢非事而何其又以謀事之難易為咨謀而
 穆叔直以咨難為謀若書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庶士則凡問
 於人皆可曰謀矣書又曰爾有嘉謀入告於君則不止問於人
 為謀以事告人亦曰謀矣其又以咨禮義所宜為度而穆叔止
 云咨禮二說亦自不同且度忖度也施於何事不可矣專於咨
 禮義哉其又以親戚之謀為詢書曰詢于衆豈皆親戚乎故可
 知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而曰章之別但變文叶韻其義不異
 也此其說已一洗箋傳附會穆叔之陋而近日談家不知何以
 又有跳而宗之者但或如疏義小作分辨則詩中如此類者尤

多謂但叶韻而義全不異亦不足據云爾又依六帖載仲恭說
 此使臣如行人不同直指使者則當如今奉差遣封王諭祭之
 類出宣上德入達下情即指此事而言若昭大全程朱諸說則
 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摺求遺逸恤養鰥寡修舉廢墜
 正直指使者事而不知諸本又何以混而從之此等亦欲一概
 抹除為清楚也○即周禮小行人之職曰若國札喪則令賻
 補之若凶荒則令調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棄檣之若國有福事
 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禘殺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
 書其特逆暴亂作憲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尼貧為一
 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其之以反命

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故曰辨異曰反命。則亦但以五事歸獻。天子去聞。遠見施為也。亦當與直指不同。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廉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後以他用也。然於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訊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詠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大全卷山蘇氏曰。四牡皇華。先勞而後遣。何也。廉鳴之

燕兄弟也。閔管

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此詩之序。所以見兄弟之親也。

常施於禮樂。不獨用以勞遣。意者以其聲為先後與。慶源輔氏曰。范氏說是餘意。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

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

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歐義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義如此者多。

嚴緝李氏曰。何彼穠矣。言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偏其反而則

爾雅所謂棣也。此常棣與。采薇言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

范氏曰。凡今之世。言舉世之人也。桑曰。凡今之人。與我交接者

皆莫如兄弟之至親也。

輯錄但以語相呼而為興

大全慶源輔氏曰只是以豈不韡韡興豈有如兄弟一句耳

麟按先輩鄭潤文說鄂不韡韡處云凡華莫之能及矣一語興

理出甚○古義云棟成廟諱今文通作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際哀矣兄弟求矣

賦也成畏懷思哀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

相恤耳至於積尸哀聚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

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闡闕之事

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闕弓而

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

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與此

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疏義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於此可見

麟按集傳懷叶胡威反哀薄侯反當兩句一韻六帖作四句皆

一韻○古義亦云威易友翻懷胡隈翻友韻哀求尤韻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興也脊令雖渠水鳥也况發語辭或曰當作况○脊令飛則鳴

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

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疎其所親而

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

益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

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散矣初非薄於朋友也

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望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則非不憂悶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隸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孔疏春令郭璞曰雀屬也陸璣云大如鷦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頭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嚴緝雪姑也物類相感志云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極為驗矣○脊令飛則鳴行則搖在原者是其行時也非在原不見其行故以在原言之

疏義莫如兄弟又於此可見○雜施而不孫孫順也謂順於理

也

麟按此以第一句與第二句觀注而言二字即知後二句另說觀注當此之時四字即知急難猶患難非急其難也難歎俱平聲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我賦也鬩鬩很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我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鬩很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嚴緝兄弟或不相得鬩很於牆內非令兄弟也故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以禦言兄弟之不令者猶勝朋友之良者也疏義莫如兄弟又於此可見

麟按集傳務春秋傳作徂因甫反戎叶而玉反朱子語錄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其然尋得當時不魯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作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今按古義務亦叶東韻漢逢翻楊慎云古尚書雨霽蒙之蒙作霧以下從務也然則才老作蒙下與戎叶亦是一說故非杜撰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知友生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知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經文所謂喪亂者通言二章之死喪三章之

急難四章之外侮也集傳所謂非朋友可比者雖言三章之良朋永歎四章之良朋無助然二章之所謂懷與求者尤非朋友所能及也

通解此反上章之意而言之以起下文安樂相須之意也所謂天理每形於患難之際人欲易生於宴安之時而莫如兄弟若有所不然而者矣

六帖承上接下作一紐子有頓挫有起伏熟於人情老於世故章法神品

○饋爾遺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賦也饋陳飲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言陳遺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詩經註疏 卷之十一 小雅

不全程子曰孺者親慕之意小兒親慕父母故謂之孺子
六帖孺者真誠相悅而無偽有繼續不舍之意字法妙品
說通且孺且湛二且字俱有意

麟按此章集傳共言其樂其字正指上遵豆下章集傳以其樂
其字正指上妻子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
無以久其樂矣

嚴緝庶鳴傳曰湛樂之久也

麟按集傳湛亦叶持林反與庶鳴同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實其然乎

賦也帑子究窮圖謀實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
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
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
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
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
益莫不然

釋文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孥字今讀音孥也

孔疏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疏義莫如兄弟於此尤為可見而無疑

通解是字然字皆指宜室家樂妻帑說蓋死喪患難之時天理
真情發見不待究圖自知兄弟之重至此安寧之時人欲易溺

詩經註疏 卷之十一 小雅

詩經言終
卷十一
三十
歸集居

藏於不知必待究圖而後信其重也
說通究圖是究圖其孰宜之孰樂之也着實教人體認語
麟按宜爾樂爾二爾字即前兩章集傳享其久其二其字室家
泛言然炤償爾二句當就飲食燕樂說

常棟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
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於
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
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救但有急難便
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
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

燕朋友故舊也
自天子至于庶
人未有不復友
以成者親親以
睦友與不棄不
遺教舊則民德

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
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
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
章又申告之使反境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
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麟按此詩斷不為誅管蔡而作朱子亦偶信不序耳反覆
明兄弟之當重只作燕兄弟之樂歌為是詳味語意自見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况
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

詩經言終
卷十一
三十
歸集居

歸厚矣

此皆廢也

朋友缺矣

言歸厚矣

而言身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

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

蘇傳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為非徒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

以和平

疏義伐木非一人鳥鳴亦是雌雄應和二者皆有相應之聲也

故以為興

大全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子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

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又曰楊氏云五品天敘

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

天理滅得罪於天矣其能終和且平乎

通解興意只至三句止神聽和平正與孝經天下和平災害不

至同意所謂上下交而泰也

六帖和天下泰和平方隅砥平

說通曰終有萬年一日意

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於粲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

勸力之歌也醴酒者或以筐或以罇而後去其糟也禮所謂

縮酌用茅是也藇美貌羜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

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

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也各過

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

寺聖說

卷十一

三

或

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解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孔疏傳曰：以篚曰醜，以藪曰醜。篚，竹器也。藪，草也。醜，酒者，或用篚，或用草。傳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釋物云：「禾成，羊曰羴，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羴，是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覲禮同姓大夫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

呂記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孔氏曰：祭於埽，酒其室庭陳飲食之饋。○毛氏曰：天子八簋。○長樂劉氏曰：簋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

麟按：此章亦興至，二句止。上章以伐木興鳥鳴，而此章以伐木興醜酒，亦如鹿鳴首章興琴瑟，而次章興德音為不物也。饗禮之盛，雖必用太牢，篚盛黍稷，或近於公食，然肥羴八簋，俱備舉一端，不必太執滯，且語氣皆主於自謙，不致矜。下文天子亦有無酒議醜之時，豈其然也。故雖八簋十二簋之說，亦不必深辨。皆取大段可耳。○上章以伐木丁丁興鳥鳴嚶嚶，而下遂因鳥論入說到求友上，不必更牽伐木，故曰興到三句止也。此章以伐木許許興醜酒有黃，而下遂言有肥羴，以速諸父，則各二句為一連，亦不必更牽有黃若酒，對說分諸父，總承詩中豈必無此理。故語氣透落，必不如是通解。於上章亦曰興至三句止，而此章則云興至末，於下章則云興至無遠者，皆是主見不定。

一篇之詩析體為三又何足據也但就此章則語實平對而亦上下各六句為一韻尤最曉明者集傳婦叶蘇乳反籃叶已有反是也餘易知○無向云二章既有二字與三章追我暇矣同意寧適不來非任其失於人也只是見我之意無一特不到耳○禮縮酌用第句見却特牲

○伐禾于阪釀酒有衍遵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酒我無酒酌我坎坎鼓我躑躅舞我追我暇矣飲此酒矣興也行多也殘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滑亦醲也酌買也坎坎擊鼓躑躅舞貌追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

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大全安成劉氏曰詩言兄弟多矣鄭風揚之水昏姻之黨唐林杜雅常埭頰弁斯干行葦等篇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指而不同耳○餱廬陵羅氏曰說文云乾食徐錯云今人謂乾飯為餱○華谷嚴氏曰公劉乃裹餱糧○疊山謝氏曰滑我我滑之也酌我我酌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八字皆倒卜句法可見古人之妙也○蒼山蘇氏曰民之失德乾餱相譴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滑之無則酌之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慶源輔氏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曰民則自王言下之辭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前章既言其

詩經疏 卷十一 饋 饋

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餼之愆亦微過耳於微過而尤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通解諸父諸舅兄弟皆當一時燕飲三章之云互見意耳即朱注亦因詩詞而推其等殺先後非謂燕飲之時有先後也但作文自當依題立說

說通嚴云民之失德者非有大故止是餼糧不以分人而况王者乎故命有司有酒則為我涿之無酒則為我涿之非必無酒設言之見不以有無為辭耳又命鼓人鼓舞人舞今正及我之暇矣與朋友飲此所涿之酒也當燕飲之時而言此者見恩義常存前此特若於未暇耳
麟按此章亦與至三句止若曰伐木則于阪矣醜酒則有行矣

是以邊豆有錢則當兄弟無遠也垣外以醜酒邊豆對舉即不是二句一連之說斷不易耳愆叶起淺反暇叶後五反亦上下各六句為一韻但六我字二矣字顛倒縱橫讀者莫測則章法之至妙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

通解丘氏潛曰古者人君以嘉禮賓臣者有四焉宗族兄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之行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然其燕也有因祭而餼有因勞而勞有閒暇而會所謂饗者烹天宰以飲賓凡設而不

詩經疏 卷十一 饋 饋

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為饗禮之中。樂以薦牲體焉。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其樂無筭也。取其醴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至於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坊記曰因其酒內聚其宗族以教民睦。則是祭畢而燕。四仕皇皇者華。既歌則是因勞而勞。伐木之亂所謂追我暇矣。飲此爵矣。則是因閒暇而時會也。

麟按詩傳闡云此詩本燕諸父諸舅兄弟而首章先之以求友。蓋天子之友總不越同姓異姓而於同姓則稱伯父。於父異姓則稱伯舅叔舅。同姓異姓之雁行者則稱兄弟。今於諸父諸舅兄弟中又特命之曰友必其以賢著而簡迪於廷朝夕王所如酒誥所稱太史友內史友最親近者。

也不然安有速之而寧不來飲之而輒追暇者。故詩傳於頌弁曰燕親戚而此直曰燕賢則樂敬之為用自別耳。又云按埤雅云雞未成羊故從字。字也。守其美成而後足用。曰既有肥牲後言既有肥牲明其禮有加而無已。且一曰醴酒有燕言燕禮也。二曰陳饋个簋言食禮也。三曰邊豆有踐言饗禮也。饗具四豆四邊之實。食禮則自饋食而下無朝事之豆邊也。燕禮則自加豆加邊而下無饋食之豆邊也。按禮莫重於饗。食次之燕。又次之。詩人豈以最輕者與諸父而於諸舅則稍加隆於兄弟則又更加隆邪。其云肥牲肥牲洒埽陳饋有飴有踐亦不過互文以見意。祇取吐韻而已無庸泥也。意亦與通解及余同。

下報也君能下
不以成其政臣
能歸美以報
其上焉
此詩後列
福祿鍾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單盡也除去舊而生新也庶衆也
○人君以康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
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疏義無時而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厚故以單厚言無事而不受
福則得之也極多故以多益言何福不除以莫不庶正以中言
單厚多益之意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
時所宴非同一直而其臣之答之則唯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
之祝報其君唯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
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六帖命不于常故曰保爾厥位維危故曰定爾造化無全能
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此否泰相善之理盛衰倚伏之機也
單厚而除多益而庶保定何孔之固哉
麟按此下三章各以首二句為帽下四句對說此章易明然下
二章斷當以此為例從來分截牽扭俱不足信也○單厚直看
多益橫看兩俾字俱以天言
天保定爾俾爾戢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人氏曰戢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
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
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

詩經卷之九
卷之十一
小雅
鹿鳴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為動作無
不宜適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
者方且維日不足也。發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安成劉氏曰人君之對越于
天者既能有以受百祿矣而天之眷人君者又降遐福而維日
不足其所以交相與者如此固與大禹贊舜所謂昭受申命之
意相類且與嘉樂之詩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語意正同蓋此詩歌於享享之際以答前詩嘉樂歌於
禋祭之月以答鳧鷖皆祝頌人君之辭也
麟按此章亦首二句為帽下四句以受降對說輔注分已然未
然也是也然總之見盡善為無疑矣通解講意分截俱不是盡善

無不宜俱至福言猶所謂吉慶為善事也即輔注云不為動作
無不宜適人生之福固莫大此○注盡善猶其云單厚多益亦
是明至福之意不必牽混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躬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之
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講意高大盛長各宜提福在前面說影年意做則下文五個如
字方說得去高大盛長由我周植本之固發源之深也
麟按此章亦首二句為帽下四句以高大盛長對說正狀其莫
不興也如山如阜已高大矣如岡則是中眷愈進而高如陵

詩經卷之

卷之十一

小雅

詩經卷之

卷之十一

小雅

維靡居

則又是大章愈進而大此其莫不興一也如川之方至豈有不
增莫不增者言必增也感長蓋不知其已矣此其莫不興二也
莫不增斷當貼川字方字說川流活理方至初機皆詩人善形
容處也以莫不興以莫不增蓋聲調偶同豈可亂其句理狗彼
俗說乎凡此皆麟與子常數年前創起言之至今思之實為不
易奈何尚有以俾爾戩戩無不宜二句及俾爾戩戩至降爾
遐福五句命題場屋者甚可嘆也

○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誼曰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饗酒食也享獻
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
以下至公祚祖類也先王太王太王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

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擬年人之詞文王時周末有曰先王者
此必武王以後西作也

孔疏孫炎曰祠之言食初新菜可酌嘗新穀烝進品物也此
皆周禮又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五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
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
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為大祭於夏於
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為禘祭義注云周以禘
為殷祭更名春曰祠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以
所改有漸易曰不知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
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
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為先可知

詩經說約 卷十一 小雅 六

呂記孔曰若以四時當云詞初嘗悉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
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
羊人也

疏義訊曰祭日也

輯錄課謀也承日丁巳也必先訓此日明白乃筮

大全安成劉氏曰訊日者君臣訊謀祭日於旬有丁日之先

次日乃卜所訊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訊丁巳

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王者大射於射宮以選與

祭之士齋戒謂十日齋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澆濯祭器掃除宗

廟之類又曰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詩亦作於武王以

後明矣○儀禮有饋饗注炊黍稷曰饋○史記曰公叔祖類生

古公賈父索隱云古公賈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蓋三代
世表作叔類○問古先進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
王季文王故進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朱
子曰然則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鷩諸侯之服但
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廬陵歐陽氏曰此章又言非惟天
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
之福

六帖四章祭祀但以起下上爾之意非如他詩盡事神之禮始
獲神休之說也

麟按周本紀公姓祖類又作太公叔類此以字近相訛耳世本
云太公組紺諸蓋則六字自為一人中庸疏云組紺一名諸蓋

詩經卷之九 卷之十一 小雅 載 儀禮

是也。周禮司服注。又作公祖類。無叔字。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則是禮有隆殺。而其服因之。詳見四書說約。無憂章。集傳。享。叶虛良反。○劉注。齋戒。謂七日齋。三月戒。然名物疏。引禮記。又曰。七日戒。三以齋。疏曰。七日戒者。謂散齋也。三日齋者。謂致齋也。周禮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尊彝。桐。椬。椬。用鷄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嘗。烝。裸。用單彝。黃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羣黎也。黍。黑也。猶。黍。言。縣。首也。百姓。庶

民也。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嚴緝。此章承上章祭祀言。神以來至矣。遺爾君以多福。民皆質實矣。智巧不生。日用飲食而已。故羣黎百姓皆為爾德。淳質則近德。機巧則近賊也。上既曰。民下復曰。羣黎百姓。申廣言之。見無一民之不為爾德也。德者。民心之所自有。而曰徧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則民心之天與君心之天更無差別。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曰。莫非爾極也。疏義既曰。羣黎。又曰。百姓。所以盡天下之人也。民德如此。實君德有以化之。但羣黎百姓為之於下。反若助於君而為德。此言神降多福。則不惟福爾之。一身必使民德歸厚。而為个君之太福也。

詩經卷約
卷十一
載

通解神即上先王先公飲食正日用中事助羣助之助非補助
之助
麟按氏之質矣四句當通下說不當兩平說然亦以神用二句
為帽也集傳福叶筆力反古義職韻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
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
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孔疏弦上弦也此取漸進之義故云上弦不言望
嚴緝南山終南山也
輯錄解頤曰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南山喻其福之

有常而不變
六帖或承或字法妙品或者不知誰何之辭舊葉未落而新
葉已生舊福方來而新福已繼不知不覺已自有在
麟按騫虧也謂一隅崩謂全體

遣戍役文王
時西有昆夷之
患北有獫狁之
難以天子之命
命將率遣戍役
以守衛中國故
歌采薇以遣之
出車以勞還林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
與也薇菜各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遐既馳
也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
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
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服啟

詩經卷之十一
小雅
采薇

杜以勤歸也

此詩屬列
征伐缺矣

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嚴北侵陵之故有所不
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
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成後兩暮而還今
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
中春至春暮遣次成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成者皆在疆圉如今
之防秋也

嚴緝采薇出車林杜諸詩周之所以興也漸之石苞之華何
草木黃諸詩周之所以衰也言遣成役者主帥衆言之其實遣
將率成役同歌采薇併將率遣之三詩述其往返始終之辭木
畧相似但采薇是遣之之始預道其勞苦而因以勉之出車林
杜則述其已事之勞而慰之耳

疏義詩意正言出成之事非為采薇而作也但借當時所事為
起語而用四句相呼應耳○薇方生而出成春暮矣方以何時
為歸期乎必明年之歲莫矣預言之以定其志也

大全建安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
秋冬易生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通解古者成後以兩暮為限故曰兩暮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
夏代者至雖曰代者已至然前成尚未歸故曰復留備秋既畢
方許言歸故曰至過十一月而歸詩云歲亦莫止即此時也然
時言歸未即至家又明年仲春至杜杜詩云卉木萋止征夫歸
止即此時也春莫遣次成者又所以代夏代者之成夫前成者
至過十一月而歸代成者又夏時已至所以秋與冬初兩番皆

在故曰每秋與冬初兩番成者皆在疆圍如令之防秋也

六帖獵牲內侵中國義不可以獨全故舍我室家義不可以獨

安故不違啓居

麟按此章以作莫故故為韻作集傳叶則故反宜讀如做也

名物疏史記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

上有山戎獵牲葷粥居于北蠻逐水草移徙毋城郭常處耕由

之業其俗寬則隨畜因獵射禽獸為生業急則入習攻戰以侵

伐其天性也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獵牲秦曰匈奴增釋詩

氏亦云戰國後為匈奴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

我戍未定靡使歸職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

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

室家之安否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

曰陽月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成無還心也

鄭箋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嚴緝歸期當在十月之後即上章所言歲莫也十月以後至十

二月皆可稱歲莫

通解薇自然有作有柔有剛皆一時託以起興不可以此三字

言經言念
上分列如桃夫咏華
麟按此與上章俱三轉韻集傳咳叶訖力反來叶太直反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常常壞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
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壞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
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
而三捷矣
蘇傳爾說文作爾
呂記鄭氏曰斯此也
疏義此專以語相呼為興與何彼穠矣同例

上分列如桃夫咏華
麟按此與上章俱三轉韻集傳咳叶訖力反來叶太直反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常常壞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
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壞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
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
而三捷矣
蘇傳爾說文作爾
呂記鄭氏曰斯此也
疏義此專以語相呼為興與何彼穠矣同例

大全爾華盛貌謂靡麗也

通解豈敢定居句玩朱傳一則字可見承上說來
說道此下兩章雖有戰守意其實成事以固圍為主非欲生事
於外夷也一月三捷亦作戍士擬議之詞非實然事
麟按此與前三章俱興至四句止下四句另說兩句一連四句
一截之說更為分明也車叶尺奢反亦與何彼穠矣同例上曰
彼路下曰戎車而注曰路戎車也則戎車既駕即是言彼路之
駕為君子所乘矣猶清人注所謂將車非兵車也勿誤認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躓四牡翼翼象跡魚服
豈不日戒嚴狃孔棘
賦也騤騤彊也依猶乘也躓猶蹶也程子曰躓隨動也如足之

詩經卷之
卷之十一
小雅
騤騤

腓足動則隨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旃以象骨飾弓。猶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韃。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戎役之所託。倚耳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自相警戒乎。矍矍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嚴緝傳於此云。駢駢彊也。於桑柔云。不息也。經四牡駢駢凡四出。今皆以為不息。

大全問傳曰。腓猶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其按易咸傳曰。腓足壯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

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也之得也。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蹄。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朱子曰。此非大義。所係今詳兩說。誠不令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說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華谷嚴氏曰。左傳云。左執馵。馵曲禮云。右手執籥。籥頭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不至齟齬也。通解此詩作。成役口氣。故自謂小人。腓訓能覆。只是宿於車下之義。魚皮雖兼言可為弓韃。此重矢服勿混。

六帖。腓。花也。進而部位。賴為捍衛之資。退而營柵藉為棲宿之地。

麟按此章亦必四句為截。餘紛紛者妄也。上四句亦只說得一

路故集傳補曰言戎車者云云令人好以時事入詩混作車戰
 謬之誤矣腓字解大全頗畫一而輯錄又謂世無足不動足肚
 自先動之理本無可疑即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牛羊足不
 踐棄路之嬰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如字受然爾鄭氏改腓為
 匪非訓腓為匪不當因其改字訛為字訓也此又一說然義亦
 足表裏○遣將帥及成役雖同歌同曰皆以采薇然此上兩章
 皆成役說將帥理當如此成役豈無車然語意各有兩主混說
 即非也服蒲北反戒字并叶疑不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盛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役

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
 其勤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
 矣范氏曰子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嚴緝錢氏曰依依柳柔弱之貌李氏曰思語辭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始去之時二月也今
 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之十一月也路之長遠身之饑
 渴是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於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
 亦不憂上之人不我知矣
 說通此章首四句與出車不同此是戍人兩期畢戍之常出車
 是將帥應變專征之事故此當敘驅馳之勞彼當感成功之難
 也首四句非止是敘光景昔之所見景則和而心則慘今之所

見心雖樂而景復悲見往來各有關情處莫知莫知歸時復有此道途之苦也
麟按集傳哀叶於希反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于
事多難維其棘矣

勞還率也
出子之廢
訓功力缺
之矣

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
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此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
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
曰于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大全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注邑國都也界各十里

而異其名○疊也謝氏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
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

通解注中其人指所統之三軍言自天子所二句只一句意重

天子之命上下章所謂任大責重是也載字與六月載是常服

載字同多難在獵獵上說要見秋高馬肥易於南牧只是成邊

乃禦戎要法與內侵迫近京邑者不同維棘是匪邊匪遊今日

之行三十里今日之行不可以或緩也匪安匪舒明日之行三

十里明日之行不可以或遲也

六帖左傳某人御其其為右可見古之御者是偏副之任此詩
所謂僕夫亦非卒伍輩也觀次章僕夫况瘁意亦見矣

麟按此章亦似可作大將自言然有兩謂字則是且敘且述又

一體也。且一篇之中，或為詩人之詞，或為大將之詞，或為宰家之詞，錯舉成文，尤與上篇迴別。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一謂字當移，在自天子自字之上，即注中語其人語字也。故曰自天子所，一曰只一，句意謂之載，謂字即注中使之載使字，戒之云云。又從使之生出，末二句却是大將語。○集傳牧，叶莫狄，反來，叶六直，反載，叶節力，反太全，還率，率字音帥。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旒矣。彼旒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旒，建也。旒，注旒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揚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

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况，茲也。或云當作况，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旒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輯錄龍旂，九旒，雀，七旒，虎，六旒，龜蛇，四旒。大全周禮圖注曰：考土記云：鳥隼，七旒，以象鷄火，畫朱雀與隼，以示勇健。○沈氏曰：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然天又家朱鳥，乃取象於鷄，如鷄首鷄尾鷄火是也。○朱子曰：玄武，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禮記曲禮曰：前朱

雀而後云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氏云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

麟按詩緝李氏本云郊牧義同而集傳曰前軍已至牧後軍猶在郊者因下設旒句看出也且詩必四句一截則此自言在郊事後四句又是合旒旒為言以喚起當時之戒懼意注中豈不字但字呼應甚明通解亦謂旒旒截者大謬也况茲也則况瘁疑當作為此而瘁○世人不解讀書因不解命題每見為設世旒矣四句文者紛然都將胡不旒旒語氣說住雖余少作亦隨此失極可笑也不知詩意正控建彼旒矣說住下四句語意云論起牧外所建之旒與今郊所建之旒豈不旒旒而飛揚但將帥方云云僕夫亦體其心而云云耳此等段落但經拈出小嶽

不移庶幾解人不昧斯語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轟轟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擲玃于襄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言眩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衰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擲玃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毛傳朔方近玃之國也

孔疏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太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朔北方也皆其廣雅

嚴緝曹氏曰即六月所為侵鎬及方是也

麟按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二句自作大將語氣前後六句皆敘事也不可依東萊說以車馬旌旗倒插於下彼是反裝語耳兩城字俱謂據城以保障如言堅壁清野使大戎無所乘其虛意非城築城字○一統志陝西寧夏衛漢朔方郡靈州城在衛城南夏州城在衛城東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简书

賦也華盛也塗塗釋而泥塗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

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以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孔疏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嚴緝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

語類子善問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辭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

通解即初出時所受代獵之簡書

麟按集傳華叶芳無反

○嗷嗷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中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通解末二句乃王者想像出一時婦人思念之情直說其又伐西戎而未歸耳注中豈既却玁狁而旋師以伐昆夷也與之云者乃朱子疑意作文不可用出朱子見通篇皆為玁狁而發至此章語室家之思乃及西戎故云云豈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與

者不敢質言之謂也此乃朱子解詩之詞非室家口氣

天帖南仲既為大將則宜兼靖二陞如今關中經略本重北虜兼備蕃族固無不可而室家憂其不至展轉猜度便疑移師西指此二義者自不相方若作實有是事便是癡人說夢也說詩到此等處正如鏡花水月若能領其義旨則文理躍然如作刺舟見解則一語難通矣

麟按此篇勞還率本作每年例用之辭然中有南仲字樣則必當時自為勞南仲作後始例用耳伐西戎亦何必非實事先後時勢固不同也文字看煞則作虛擬亦煞看活則作實事亦活又不一拘○此章亦在四句截上四句言當此時而未見故心憂也下四句言必既見乃快而又往伐西戎也會得此理千變

萬化不離範圍須有解者。○降集傳叶胡攻反亦與召南草蟲一例。

○春自遲遲舟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芣芣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舟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

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乎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

終。

六帖徐士彰曰執訊獲醜時說以此章遣帥只是城守未嘗與虜交鋒當作執訊獲醜之人難之者曰雖是城守豈能不戰

人若作執訊獲醜之人是本交之下又多兩字也此說雖是然亦未諳詩人之旨大抵古人文章有二體有褒美之體有核實之體春秋之文核實之體也故每據事直書詩之文褒美之體也雖虛美隱惡而不嫌於過如此詩雖未嘗與虜交鋒未嘗僂二人即言執訊獲醜亦非所以為過詞也此等處要當活看玁狁從于襄餉城守之時言其功在一方玁狁于夷自凱還之後言其功在天下○古人文字意意圓滿言言足相若能尋其本意全然不勞補綴如執訊獲醜要加之人二字便是畫蛇添足也所以注書只消訓詁不須翻案講解增添意見造作語言得者固多失者不少漢儒未必全非宋儒未必全是麟按此說固妙然如麟上章之云則南仲最初一出或真有執

言經說
卷十一
訊獲醜之事亦未可知也。自謂又一轉解。觀注於此之時四字。此章四句一截之理更明。通解云首六句美其歸時之樂。誤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疏義一章述其往時忠敬之心以勞之。二章述其往時憂懼之心以勞之。三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四章述其來歸之時道塗感慨之情以勞之。五章述其未至之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勞之。六章述其今日凱還之功以勞之。太全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帥。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還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

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猷化于夷而已則固不費乎墜地屠城與之蹂血之事也

有杜之杜有晚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遲止

賦也晚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遲暇也。此勞還後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晚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於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不可以暇矣曷為而不歸哉或曰興也下章放此。疏義日月陽止即遣戍之明年十月采薇所謂歲亦陽止之時

勞還役也
此詩之屬則
除長缺矣

言經說
卷十一
小雅
賦類

也。大全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成畢之時，故采薇遺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

通解注中歸字，即程子至過十一月而歸歸字，非到家之謂。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

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通解此正成畢之明年二月既還而未至時也。程子謂又明年仲春至者是。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幪幪，四牡瘡瘡。

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幪幪微貌，瘡瘡羸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論父母之愛也。然檀車之堅而救矣，四牡之壯而羸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嚴緝杞之可食者惟枸杞。

疏義華幹三五尺作葉春可作羹茹微苦。

通解朱傳託字不宜說出。

說通詩不言其已歸之樂而言其未歸之思，蓋舉人情中之篤摯處以慰勞之。四章皆將歸而望望極而旋疑忽信之詞，皆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車救馬罷以兩期之久，知之征夫。

詩經詩系 卷九十一 駉 四 續解居

不遠又拉車馬知之

麟按集傳母叶滿浦反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下筮皆止會言近上

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况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何如哉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於繇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下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

疏義卜有也辭筮有占辭皆曰繇

大全廬陵羅氏曰灼龜曰卜揲著曰筮○慶源輔氏曰不遠

料之辭邇止決定之辭

六帖而多為恤大全以為疾病飢渴死傷之憂此意未嘗不是但并此數語亦不說出却有無數悽傷耳

麟按集傳來叶六直反疚叶訖方反與采微同偕叶舉里反近叶渠紀反

秋杜四章章七句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秋杜勞衆故極其情先主以己之心為入之心故能曲盡其情

詩經詩系

卷九十一 駉

四

續解居

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旨但
勞師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
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
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
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安成劉氏
曰集傳鄭氏王氏之說總論采薇出車杕杜也范氏之說
兼論出車杕杜二詩也

六帖楊用脩古音略例曰此詩四章章七句首章尾三句
陽傷遑為韻次章蕙悲歸為韻三章憚瘡遠為韻末章階
近邇為韻又皆三句此諸詩例既異而體裁亦奇矣

孝子相戒以養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以
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大全慶源輔氏曰已下三詩不綴於皐皐者華之後而附
於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

通解按古樂南陔合吹黃鍾太呂二宮
張易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一有九十七句

詩經說約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詩經說約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詩經說約卷之十二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通解古樂白華合歌太族應鐘二宮

華黍時和歲豐宣黍稷也

詩經說約
卷之十二
一
戒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
 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
 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
 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大全廬陵李氏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
 准有磬。故笙立於磬南。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
 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
 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
 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須溪劉氏曰。

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
 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東晉補亡之
 無謂。○安成劉氏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篇末。蓋
 曾薛二國。投壺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其方者擊
 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通解古樂華黍合吹。姑洗南呂二宮。○儀禮笙入三終之
 後。間歌三終。
 麟按儀禮鄉飲酒禮注。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
 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賈疏云。凡鄉
 飲酒之禮。其各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
 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

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燕禮注鄭目錄云諸侯無事善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自燕飲以樂之。賈疏云案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二者皆工歌庶鳴。四牡皇皇者華既而笙久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上文之次也。後乃間歌魚麗笙由儀。則下文之節也。然而南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則下文之節也。然而南陔以下不接皇皇者華。雖輔注謂欲令笙詩相次。但常埭以下六詩間於其中。頗為失倫。又不知所致云。

多能信也
之或也
以上法內采
以法內采
以法內采
以法內采
以法內采
以法內采
以法內采
以法內采
以法內采

魚麗于罍。君子有酒。既且多。

興也。麗，歷也。罍，以曲薄為筒而承梁之空者也。罍，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牙解飛者，鯢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名吹沙。君子指主人。肯且多肯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

疏義揚字本作鰲，以其輕揚善飛，故曰揚。○此不主言魚，借之以為起語耳。但罍中之魚既有鱠，又有鯢。君子之酒既已肯，又且多，則又以二者兼備之意為興也。

八寸許。然名物疏止云長七八寸許。似別據善本。黃鱧吳中常
產。無尺以上者也。鱣魚集傳云狹而小。蓋本陸璣爾雅又云體
員。有點文。廣志又云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蓋亦吳中常產也。
但未知吹沙與否耳。雅翼云大者不過二斤。鳥獸考云巨者餘
二百斤。或化為虎。必是別種。又集傳鱧魚似燕頭魚。身似燕頭
本不成句。本魚而曰魚身亦未安也。故疏義欲以似燕頭魚為
句。身字屬下。然如此則燕頭魚當為魚名。既無所據。且燕頭魚
身亦見押雅之文。似疏義為穿鑿也。寧終從舊讀耳。君子有酒
疑只是說酒。但紹後三章多旨有俱頂針上文。兼發言之亦無
妨。然詩意之妙正在離合有無間。何必拘拘爾邪。孔疏欲以旨
屬酒多屬魚。以為後頂針之地。釋文又欲以有酒旨為句。而早

多字另為句。則更穿鑿之甚。俱是為可也。鱣集傳叶蘇何反。押
雅字作鈔。又古義桑何翻歌韻。

○魚麗于罍。鈔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鯛也。又曰鮠也。

鱧按鱧字本草亦作蠹。曰蠹魚。押雅云。今玄鱧是也。吾吳中呼
為黑魚。道家以為厭。非佳味。毛傳鱧。鯛也。本草集傳又曰鮠。
則舍人釋也。鮠。今之鱠魚。非一物。○古義又云。諸魚中惟鱧魚
膽甘可食。有舌。此未驗也。鱧既味甘無毒。至其膽亦甘可食。則
其美可知。道家三厭。天厭雁。地厭水。厭鱧。

○魚麗于罍。鱧。君子有酒旨且興。
興也。鱧。鮠也。有猶多也。

鱗按鯪釋鮎亦本毛傳也。然爾雅自作三魚鮎在吳中亦下味不賈也。華谷云只當言鯪似鮎是本草。鯪魚脊中鱗一道數至尾無大小並三十六鱗。集傳有叶羽已反古義比與上章俱紙韻。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

麟按集傳嘉叶居何反古義亦歌韻。

○物其旨矣維其階矣

賦也

蘇傳皆齊也

麟按集傳階叶舉里反古義亦紙韻。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麟按集傳有叶羽已反時叶上紙反古義亦紙韻。則是此三章復與前三章各相叶音節之至善者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樂也。此亦因所為
下不可不
此亦因所為
下不可不
此亦因所為
下不可不

說通以下三篇朱子以為燕饗通用之樂世解遂謂不可
入君自字面不知雅詩皆王者所用所謂通用亦不過通
用於在上位在下位者耳
南真萬物得由其道也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通解古樂由庚合吹筵賓林鍾二宮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鱗鯽肌出於河南之內穴烝然
發語聲也罩罩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詞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
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為

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釋文罩捕魚器也筐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

孔疏釋器云筐謂之罩李巡曰筐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
曰今楚筐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荆故

謂之楚筐

增釋吳師道曰諸本作鯉質鱗鯽肌誤按詩記引山陰陸氏曰
鯉質鱗鱗肌肉甚美傳蓋本此而本有誤脫今典國刊本朱鑑
所傳者鯉質鱗鱗為是鯽字誤無疑

麟按魯詩世學引陸氏又曰鯉質鱗鱗鯽肌然亦恐未見埤雅
豐氏誤也但集傳訓南既從毛氏曰江漢之間後乃曰河南丙
穴恐亦似上濶下狹自庚其說蓋嘉魚丙穴雖有故實此當從

詩經說約
卷十二
六

言鄭箋曰南方水中有善魚華谷曰下文膠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較安耳又嗣宗記丙穴不處亦是附會其樂字作

○南有嘉魚嘉魚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饗

興也汕魚也以薄汕魚也衍樂也

毛傳汕櫟也

鄭箋今之撿呂也

呂記山陰陸氏曰上籠之如單下撿之如汕淮南子曰單者抑之骨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

巖繸櫟音朝韻作翼

大全巢爾雅作翼撿撿僚撿三音

古義詩話云魚單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今人謂自上單下為單則單之自上而下者今提魯也自下而上者為撿魯

即魯類

南有膠木甘瓠瓠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燕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膠木下垂而美實瓠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疏義主人卑禮而喜賓樂之綢繆繆縷亦若此也此以相得之意為興

通解膠木興君子甘瓠興嘉賓蓋南有膠木而甘瓠瓠之有纏綿之意矣君子有酒則與嘉賓共之而式燕燕之不亦有纏綿

之意乎。綏之自我。燕賓而言。纏綿殷勤。以安其心也。

○翩翩者。鷕。燕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

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疏義。但以思字相呼。為興。集傳。二說前說為優。

大全慶源輔氏曰。興體取義。與不取義。詩中固有此兩樣。但此

二章相比。故於此發之。○孔氏曰。思皆為語辭。嘉賓既來。用此

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

麟按。集傳來。亦叶六直反。又叶或音反。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樂得取貝也得
取貝則此財為邦
家之太平之官本
矣

說通通詩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也。言樂言衍。猶娛其外

也。式宴綏之。則樂其心矣。然猶有限也。曰又思。則不可限

矣。由外而內。由暫而久。無窮之意也。有嘉魚而必置之汕

之。有酒而必嘉賓樂之。衍之有膠木而甘。蘇始。纍有酒而

嘉賓始。綏之飛而復來。燕之畢而又舉。此興意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說見魚麗

通解古樂崇丘。合吹夷。則中呂。二章。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須。即莎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六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

詩經

卷十二

魚麗

此詩之類
乃多之類
隊矣

詩經

卷十二

詩經

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
遠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孔疏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
莎草也可為養蠶都人士云臺筮編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
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
有別草名之為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
為茹謂之萊蒸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
嚴緝補傳曰南北指周地之南北也○無期言無窮也有期則
有時而止
疏義此言山有臺萊耳分屬兩句之文也○南山北山有臺又
有萊君子之人有德又有此福其所有者皆不一也故以起與

○美者即其匹有而美之祝者期之於後來邦家之基曰德者
德堪其任也

○大全本草曰莎草實多香附子○安成劉氏曰詩中所謂德音
所謂民之父母邦家之基與光皆所以美其德也所謂壽考者
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嘉魚兩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
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為尊賓也或疑賓客不足
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辭恭
供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賅如士冠禮祝辭亦云肴壽萬年又
况古器物銘所謂用斲萬年用斲眉壽萬年無疆邦其肴壽萬
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六帖魚麗言品物之豐盛故曰優賓嘉魚則言懽忻之交通故

詩經

卷十二

詩經

曰樂賓南山美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詩各有其義三者既備斯燕喜之道盡矣而每詩形容曲盡不可互異則又詩人之善於立言也

麟按集傳臺叶田飴反萊叶陵之反通章一韻下同○名物疏又言本草香附子即莎草根不云實也又政和本草曰莎草實名緹衍義曰莎草其根上如棗核者謂之香附子○古義臺名矢須蓋匹夫所須也萊說文云蔓華也通作釐又原始云萊即梨也一名落帚初生葉可食大則為樹可為杖俱未知是言但曰釐曰梨則於韻頗叶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興

大全慶源輔氏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為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也君子賢者為國之楨榦也次章言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亦美其德而祀其寧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鄭箋已止也不已者長見稱頌也

六帖不已就時言是無窮意是茂就地言是月盛意麟按如是德音不已亦可見壽意若依劉氏此章專美其德則疏義兩興之理難說大約疏義解余皆與關合大全多蔓之者非也集傳毋叶蒲彼反古義紙韻○古義又云杞王應麟以為

梓杞之杞，愚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則此杞當即是枸杞也。根莖葉子皆可食，令人輕身益氣。陸佃云：李性頗難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樵上。故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興也。栲，山樛杻，檜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嚴緝秀眉壽證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又所以祝其壽而美其德也。古義栲，全。天年，杻，號，禹成。又陸佃云：杻，可為子，榦，栲，可為車輪，有父之道。

○南二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興也。栲，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為大如指，長數寸，啾。

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梗，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耆，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大全本草曰：木蜜生南方，枝葉皆可啾，亦可煎食，其子一名，栲，但味如蜜，以木作屋，中酒則味薄。問栲，朱子曰：杞，栲子，建陽謂之，皆栲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吾鄉呼為，兼句，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醞酒不成。

麟按說通曰：保艾，有引翼之意焉，亦德也。不必依劉氏作專杞，其壽，說集傳，栲，俱南，反，杻，音，庚，耆，古五，反，後，下五，反，字，彙，庚，古，渚，切，音，與，俗，讀，乎，聲，似，非，大，庚，嶺，庚，亮，與，之，庚，皆，同，古，義，鷹，韻。

南山有臺，六章章六句。

說見魚麗

由義萬物之生久得其所宜也。其義有而無其公解

說見魚麗

說通古樂由儀令吹無射夾鍾二宮

麟按鄉飲酒禮燕禮樂皆四節升歌三終。鹿鳴四牡。皐
者華是也。笙入三終。南陔。白華。黍是也。間歌三終。魚麗
申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申儀是也。自此之後乃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豳。謂關雎之
亂。洋洋。盈耳。是其解也。鄉射禮亦合樂。閑雅以下六詩。然
而不歌。丕笙。丕間。蓋志在射。略於樂。諸說謂同鄉飲酒禮
燕禮者。亦致儀禮未詳耳。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也。

澤及四海也

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
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
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
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漙。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
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
之也。

不疏釋草云。蕭。荻也。郭璞曰。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
曰。蕤蕭合馨香。是蕭為香物也。
疎義。露。零於蓼蕭。天子之心。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
又相應也。故以為興。夫上下交而志意通。則君臣皆遂其樂矣。

無者
亡之
也

若此有所疑彼有所畏猜嫌姑息安能致此樂乎○記注云饗以嚴為主故曰訕恭故燕以親為主故曰示慈惠

大全安成劉氏曰左傳晉卻至曰宴以示慈惠蓋謂升殿於但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

通解詩柄雖末左氏語然或者不知遂以二詩所歌之詞皆為示慈惠之意却誤○注中是以二字在燕笑語上本文是以又

頂燕笑語勿混為佳蓋必有我心寫分於既見之時然後有燕笑語之舉既燕笑語然後有譽處無疑也有譽處在諸侯不兼天子俱自今日說譽即獲上之譽處即今日燕飲之樂便是

六帖天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慶○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替

興也漙漙露蕃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

疏義壽考不忘言長久安寧也因已見秦終南故不重釋輯錄解頴曰赤帶金鳥會同有繹則為龍為光矣彼交匪敖彼

交匪舒則其德不爽矣萬壽無疆萬壽無期則壽考不忘矣夫諸侯固賴天子以為本根天子亦賴諸侯以為屏蔽苟諸侯之

不朝事則王室之卑亦可知矣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之心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寵光也豈一時之虛偽云乎哉

通解朱傳龍寵也寵乃榮幸之意非增重與光相去不遠講意龍光只就燕飲時說

○蓼彼蕭斯零露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合德壽豈
 興也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言宜其家人
 益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秦鍼懼
 選之類故以宜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大全左傳宣公二年曰初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
 無公族杜氏注云詛盟誓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
 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通
 晉注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
 而加戮也○慶源輔氏曰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為燕飲以嘉其
 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
 德將既壽而且樂矣

麟按壽豈之豈叶讀如字驪姬云云魯詩世學又曰晉由驪姬
 之亂詛無納群公子秦鍼字后子桓卒景立鍼乃出奔晉云鍼
 音鉗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儻革冲冲和鸞雖雖萬福攸同
 興也濃濃厚貌儻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
 也冲冲垂貌和鸞皆鈴也在戰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
 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攸所
 同聚也

孔疏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鞞也然則馬轡所鞞之外
 有餘而垂者謂之革儻皮為之故云儻革也在戰曰和在亦鈴
 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曰和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

詩經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禮記注云鑣在衡駟鐵箋云置鑣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之鑣不在鑣也

呂記後漢志注曰于寶周禮注和鑣皆以金為鈴鑣者在衡和在軾魯訓曰和設軾者鑣設衡者也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軾曰鑣馬動則鑣鳴鑣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

詩云和鑣雖離言得其和也

嚴緝毛以為和在軾鑣在鑣鄭以為戎車鑣在鑣乘車鑣在軾

輯錄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軾是車上橫木可憑者

木全建安何氏曰京山程氏云和金口木舌鑣金口傘舌鑣在

衡上近於馬衡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軾也

麟按講意謂此篇四章皆興至末蓋俗解之濫觴必不可信者

也○皆以二句興三句後二句○另轉耳○然前三章易見○而此難見

故雖疏義亦曰三章以前皆用兩句興此則盡一章而興之而

不知其實非也○條華句自完興意而和鑣句自起萬福義無不

可正不以對待為拘耳○大段此章與終南次章一格皆須兩句

一連說落無疑○坤雅青鳳為鑣鑣離曰和○和鑣不一鈴而

聲則雖雖萬福不一福而聚則攸同亦可作一串意相引

蓼蕭四章章六句

輯錄許氏曰天子雖為天下之共戴而其用禮乃與其臣

非有大相遠絕之勢蓋遠則疎而近則親疎則離而親則

合故天子之禮用十有二而上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

間特三命爾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堯庭之都俞

言經言各
卷十一
吁。弗。虞。庭。之。賡。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敬。愛。之。心。未。嘗
不。存。乎。其。中。三。代。聖。君。益。莫。不。由。是。道。也。觀。宴。樂。羣。臣。之
諸。詩。可。見。矣。至。於。蓼。蕭。之。詩。尤。見。卑。孫。樂。易。直。猶。賓。主。相
敵。喜。幸。之。詞。安。有。一。毫。自。尊。陵。下。之。意。其。曰。見。君。子。而。我
心。寫。燕。笑。語。是。以。有。譽。慶。固。備。其。謙。接。之。語。至。曰。為。龍。為
兎。則。又。其。卑。孫。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孫。乃。如。此。而。為
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何。如。耶。豈。弟。之。氣。象。盈。於。朝。廷。
被。於。天。下。其。化。安。得。不。至。於。比。屋。可。封。哉。自。秦。始。皇。尚。氣
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果。入。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
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衆。矣。
麟。按。詩。傳。闡。曰。古。者。封。建。之。法。諸。侯。各。據。其。土。而。有。其。民。

其。勢。易。分。而。難。合。天。子。獨。立。於。上。千。里。之。畿。豈。足。制。萬。邦
之。命。惟。是。有。道。以。懷。之。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
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是。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
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職。在。掌。客。者。是。也。
饗。以。訓。恭。儉。故。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於
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密。令。好。今。曰。燕。笑。語。今。曰。
孔。燕。豈。弟。故。知。為。燕。諸。侯。之。詩。然。饗。亦。未。必。不。可。通。用。耳。
王者。建。國。親。侯。欲。其。光。昭。令。德。翼。載。于。室。與。國。咸。恪。永。世
無。窮。故。褒。之。以。龍。光。析。之。以。不。爽。美。之。以。宜。兄。弟。祈。之。以
壽。考。壽。豈。意。何。慈。慈。也。古。親。賓。之。典。其。相。勉。以。正。如。此。豈

詩經卷十一
燕
麟
按
詩
傳
闡
曰
古
者
封
建
之
法
諸
侯
各
據
其
土
而
有
其
民

天子燕諸侯也

徒以私惠自留哉抑是詩與淇露形弓均為天子燕諸侯故左傳文四年甯武子不答淇露彤弓之賦謂諸侯朝正敵愾而王宴之乃得賦此是也及觀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嘗其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夫華定之不敏論已為魯人者寧遽忘衛俞遜謝之故事何其不宣賦而輒賦於宋客乎豈世變愈下僭疑無章愈甚真若肄業及之而不自覺其干大禮耶記曰大夫奏肆夏自趙木子始與夫舞佾歌雍所由來者漸矣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

湛湛露斯
匪陽不晞
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

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疏義孔疏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曰私燕燕禮宵則云云者引此以明有夜飲之禮也

大令廬陵歐陽氏曰燕當以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申私燕之恩盡殷勤之意

○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閹人為大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又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麟按燕禮之終又有無算爵言爵行無次無數唯意所動醉而

止無算樂升歌間合無數也取歡而已賓辭北面坐取其薦脯
以降奏該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公
不送云云是皆本詩注脚也但諸詩引燕禮皆諸侯燕其臣非
天子燕諸侯之禮節次必有不同又不可太膠柱云○又儀禮
注曰宵夜也燭燹也向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為位廣也闈人
明人也為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疏曰凡燕法設燭者或射
之後終燕則至宵也或冬之日不射亦宵夏之日不射未必至
宵也云燭燹也者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燹故少儀云主人執燭
於燹鄭云未熟曰燹但在地曰燹執之曰燭於地廣設之則曰
天燭也庭燎亦名天燭故詩云庭燎之光毛云庭燎大燭也司
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云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

燭於門內曰庭燎此闈人為木燭於門外者亦是木燭在地也
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謂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
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與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
鄭箋載之言則也

嚴緝草茂則得露多夜飲在路寢而成禮受恩優渥也○燕禮
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云寢路寢也當從朱氏
輯錄公羊傳路寢者何平寢也何休注曰公之平居也路者大
也寢者居也

木全丘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安成劉氏曰在宗室而成燕

詩經句解 卷之十一 小雅 燕禮

禮也。

通解下二句重敬獻上為是注云夜飲必於宗室則宗室乃燕飲必在之地似不宜重看蓋在公堂則失之拘在朝廷則失之嚴故必在彼宗室於以成其禮也

麟按說通云王者有燕有饗饗在廟燕在寢儀禮疏云云寢路寢者以其饗在廟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于寢平處在路寢不燕燕寢可知故云路寢也禮書云王六寢木寢一小寢五諸夫三寢木寢一小寢二木寢謂之路寢又謂之平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木寢聽政嚮明而治也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在後自卿以下二寢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通解顯允在平白看令德在今白飲酒上看顯允二字較輕下

豈弟亦然
講意以言杞而又言棘下言桐而又言椅無一物之不有正以興下莫不字無一人之不然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寧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
曾氏曰前兩章言獻獻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

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大全杜氏曰朝正朝而受平教也。問慕蕭湛露二詩朱子曰文義也只如此却要諷諫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弘兮。變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賦也。彤弓。朱弓也。強弛貌。既與也。大飲賓曰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庭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既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既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之廢也 德多及受矣

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彼之視府藏為己私。今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務。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既之者異矣。忠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利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孔疏。強弛貌。說文云。強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強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木禮飲賓。獻死命數。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析俎。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至終日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于廟
 嚴緝天子以彤弓賜諸侯昭然而弛賜弓不張也吾中心至誠
 既賜之故陳鐘鼓之樂一朝設饗禮而昇之彤弓非常賜也鐘
 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

木全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器送待中董賢及乳母王阿
 舍執金吾母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便僻弄臣私恩微
 矣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唐德宗興元
 元年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尋反馬燧引長春懷光益成
 昭宗景福二年以王行瑜為大師號尚父賜鐵券後王行瑜舉
 兵犯關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淳書韓信言項羽之為
 父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有功當封爵者印利救忍不能予此

婦人之仁也

麟按賜弓既云不張則彤弓昭彰下句自指目前而言也但受
 言藏之一句又追前自耳受言之言呂記李氏曰語辭也然或
 作王者受之弓人而命司者藏之亦自佳其本意則本帖云藏
 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得之者以為重推誠以錫有功而不
 散吝故受之者以為息然王者之心非欲其以為重以為息也
 盡吾之禮意而已誠且速字講中勿說出說通云無吝惜是說
 詩斷意若入講是重字者不重嘉賓矣俱妙集傳既叶虛主反
 饗叶虛良反古義陽韻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賦也載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

疏義勸謂燕飲之際勸以助歡尊右為尊位也

太全安成劉氏曰載形弓于弓檠抗弓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

臨川王氏曰尊尊而右之也○學山謝氏曰古人以右為尊

麟按禮書秘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緄以繫之故亦謂之緄如以

則納之鞞中足以定往來之體祛剛反之病矣是載而亦之之

義也集傳載叶子利反喜叶去聲右叶于記反古義真韻

○形弓昭兮受言秦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醕之

賦也秦韜好說醕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

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

釋文韜本又作號弓衣也

疏義一獻一酢報施均矣人有醕是其厚也故以厚訓醕醕以

道飲故又為勸也

麟按禮書明堂位曰載張鞞小戎曰虎韞鏐鷹大叔于由曰抑

登弓忌左傳曰右屬鞞韞杜氏曰鞞以受矢韞以受弓鞞鞞

素鞞皆弓衣也亦曰弓室以鞞之實字為虛字耳集傳素

叶古號反醕叶人到反則似醕讀如擣也古義號韻古義又云

說文云車上太鞞引詩載素弓夫又按樂記甸載于戈包之以

虎皮名曰建素注謂兵甲之衣曰素蓋兵甲弓矢皆以皮為之

衣故皆以素名

形弓三章章六句

春秋傳齊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

形弓一形失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

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行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太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釋文。旅音盧。黑弓也。本或作旅字。詁。

孔疏。懷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曰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二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其賜有功。不須四

夷之功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雒邑無復。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也。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致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旅。彤少旅多。舉重可以包輕也。有弓則有矢。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旅弓矢千。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太全周禮太司馬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隤。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晉穆帝永和七年。桓溫屢求社代。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安帝隆興三年。孫恩躡會稽等郡。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樂育才也君
子能長育人
才則天下喜
樂之矣
此詩之原
子之儀矣

麟被疏又謂色以赤者周所尚也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
赤為重耳然惟左傳語同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盧
弓一盧矢百則又不以多寡為辨也故弓矢即作盧弓矢
王莽九錫文亦然韻瑞旅黑弓通作盧字彙旅音盧與盧
同是也又書孔疏曰彤字從丹旅字從去故彤赤旅黑解
較詩疏允明捷云

善善者我 在彼中阿 既見君子 樂且有儀

興也善善盛貌我羅蒿也中阿阿中也太陵曰阿君子揖賓客
也○此亦燕歡賓客之詩言善善者我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
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善善者我此君子容貌威
儀之盛也下車放此

孔疏舍人曰我一名羅郭璞曰今我蒿也陸璣疏云我蒿也一
名羅蒿生澤田漸洳之處

通解禮儀就今日燕飲上說賓之初筵注云初筵禮儀之盛與
此禮儀字同見之而樂燕禮所由行也儀生於樂儀之所在即
樂之流著焉耳耳字語助之辭不宜深滯

說通儀如獻酬之禮承筐之將

麟按馮嗣宗曰我蒿陸璣以為生澤由陳蔽臨以為生高岡其
說之不同如以詩文証之陵阿則高地也泚則水中也然則
澤由高岡俱有我矣是集傳儀叶五何反古義歌韻

○善善者我在彼中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中泚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孔疏：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為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五貝為朋，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故志曰：木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為朋；骨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為朋；名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為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為朋。不成貝一寸，今漏度不得為朋。卒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二千

富至此也

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為

○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此也。揚舟，揚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此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古義汎，說文云：浮貌。以下文觀之，浮而沉，沉而復浮，為汎汎黃震云：載沉載浮者，言舟汎汎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帖朱氏舊從序說，後改定謂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玁狁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

詩經

卷之二十一

詩

賦

司馬法

大。全。廬。陵。李。氏。曰。皮。去。毛。熟。治。曰。革。○。豐。城。朱。氏。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獫。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
麟。按。以。章。四。句。一。截。說。其。下。四。句。推。原。上。四。句。之。故。也。集。傳。服。叶。蒲。北。反。下。二。章。同。
○。此。物。四。驪。開。之。維。則。維。以。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五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此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須之。凡軍事物馬而須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古事尚文。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我服也。二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此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開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教王所。而佐天子耳。
孔。疏。或。事。齊。力。尚。強。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四。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

詩經

卷十一

賦

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孔、騶、耳、騶、駟，是中駟騶，是騶是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闢之。闢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習之。此述宣主之征，是即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准此也。

呂記漢文帝詔：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王氏曰：此物四驪，開之維則者，既言四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闢之，事以美之也。維則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六月之中即成，我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

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

通解此比之也。開闢之也。俱用方字。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說方見條理變速常度等。雖劉氏今析如必然，只會大意作兩段轉折，不必太拘。依王氏則此物四驪，二句對維，以六月二句依注則此物四驪一句對開之維，則一句維以六月二句未免另補矣。是王氏間架較勝也。我服既成，以下直貫至佐天子自作一截，說則又以篇六章今段概然亦凡為六句之詩者，今段概然可類推云。上四句各二句對說，我服既成二句自起，王于出征二句說不易聚固云在六句截便亂勿信。跡義四驪即四牡也。我服即常服也。語與上章

詩經說文 卷之二十一 雜

相應如女亦與王氏解同

○四牡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脩長廣大也顛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其供
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嚴緝曹氏曰脩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
踴義馬壯則兵強而奏功可必矣然且不以強盛而忘嚴敬之
道也此與上章言將帥之賢上章見其能以章見其賢也然我

事莫先於馬故皆首以為言而反覈稱美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却玁狁而成大功以
嚴敬為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豐城朱氏曰書曰欽

○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
之要道

○麟按以章之為四句一截尤易明臣謂正大令定謂同天棊
○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賦也燕度整齊也焦獲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獲郭璞以為
鎬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

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
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為殺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

繼死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啟開行
道也猶言發程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為殺如必是以建

詩經說文 卷之二十一 雜

詩經說文 卷之二十一 雜

此旌旒選鋒銳進敵其罪而致討易直而壯律而威有所不戰
戰必勝矣

釋文爾雅十穀周有焦獲

孔疏釋地云周有焦獲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畝中是也其澤
藪在畝中而藪外猶焦獲所以接於獵狝也整齊而處之者言
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
為近故箋言大恣毛不解篇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獵狝
之國篇方文連則傳意篇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為篇京故王基
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篇我行永以言吉甫自篇來歸猶春秋
公至自晉公至自楚從晉楚歸來也故知篇日千里之篇猶
以為遠篇去京師千里長安雒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御

漢有雒陽縣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為長釋云
云錯車身曰旗孫炎曰錯置也車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終也鄭
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司常云鳥隼為旗釋云
繼旒曰旆故云白棧繼旒者也棧與旆古今字也此旗而三旒
者散則通名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
猶通帛為旆亦是絳也

呂記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

嚴緝史記漢書之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錯置車急者檀弓未
子之病軍矣車音棘是也曹氏曰帛也絳帛為旆以續旒
末為燕尾王氏曰軍前曰君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
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者北韓嬰章句曰元戎大

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成十乘。謂車纒輪馬被甲衡控之上。盡不
 制戰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君敵家之行伍也。
 輯錄解頤曰：十乘則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卒七百
 二十人。

大，全耀州三原縣，今隸陝西西安府。○安成，劉氏曰：左傳云：所
 直為壯曲為老。今因獵狝為寇而殺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獵狝而旌旗鮮明，選鋒銳准，則律而臧
 矣。此所以為宣王中興之師也。與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之。易明者，觀注語自見。始首章則彼是
 倒說，以順說也。鳥章為朱雀，繼旒為玄武，頗有舊解。而才伯不
 從，謂兩句說旌旗皆傍前鋒，不必遽兼後勁。此或亦本孔氏旗

而言旒散則通名之說。然麟意即如舊解，亦自無妨。但須認清
 一語。若聚岡之駟，牆立論便疑。通本皆不成書，雖置不觀亦可
 也。集傳行，叶中即反。○馮嗣宗曰：繼旒曰旆，出於爾雅。郭注所
 云：續，旒末為燕尾，義見詩者，即以白旆央央也。然則旒是旆身
 旆，是旆尾。攷之詩圖，則一車中有二旗。其一旗畫朱鳥，即織文
 鳥章。其一則旆別自為一竿，有旌，有兩飄，帶其四謂緇廣，充幅
 長，尋與燕尾之形，並無有焉。詩圖出於後儒，固不足信。不可據
 以疑爾雅。然以詩下文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則旆蓋建於元
 戎之上者。元戎，軍之前行。凡師前朱雀而後玄武，恐不得建旒
 也。鄭氏以織為著之於衣，故孔氏解毛傳繼旒曰旆，以為旗。旒
 散則通名，此說經傳無文。毛意當是據爾雅不得與鄭同也。左

傳說旂多矣杜氏注各不同莊二十八年子元闞却張闞招耿
 之不此為旂注云子元自與三子特建以居前廣充幅長尋曰
 旂繼旂曰旂倍二十八年狐毛設二旂而退之注云旂大旗也
 建二旂而退若使大將稍卻又止大旂之左旂注云大旂旂各
 繫旂曰旂通帛曰旂宣十二年令尹南轅及旂注云迴車南向
 旂軍前大旂昭十三年合諸侯于平丘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
 旂手中復旂之注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旂旂也軍將戰則旂
 故曳旂以恐之哀二年陽虎以兵車之旂與罕駒兵車先陳注
 云旂先驅車也傅士凱反復其說以事推之知子元之旂陽虎
 之旂軍前大旂也狐毛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
 將旂建大旗也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

夾者即軍前大旂故建於元戎之上孔氏亦云軍行之次旂最
 在先是也若是繼旂之旂乃後軍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
 非以旂耳至杜以旂為旂尤是臆說旂如垂水之勢數之多寡
 不同非燕尾之形也若杜此注不從爾雅則旌旂旂旂旂旂旂旂
 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
 容何太不彰明乎按此與才伯同然補通解之味備
 或車旂安如旂如旂四壯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輕
 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信壯健貌太原地名亦曰大國今
 在大原府陽曲縣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

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以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
衆非武無以威教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大全太原府陽曲縣今隸山西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其車
之遠調而安穩馬之壯健而閉習逐出獵狝至于太原而已則

吉甫之文武兼資德威並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
萬邦安得不以之為法哉

麟按此章亦在四句截通解曰太原截者非也上四句又起下
四句耳謝愛山曰車之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鬪馬之教訓習熟

則耐於馳驅大段皆明所以大得志於獵狝然且薄伐而不窮
追者是文武吉甫之所以萬邦為憲也亦上四句對薄伐二句

起文武二句說畧與第二章一格集傳憲叶許言反古詩上

章言前軍也至以戎車四牡則大隊繼之矣太原晉地藪染傳
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函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以飲神諸友飽饗膾脍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賦也祉福也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

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
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

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疏表受福不在燕喜之外燕飲喜樂即所以為福也

大全漢氏曰息火熟之名膾細切肉○慶源輔氏曰吉甫以天
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獯

狃者亦豈得而不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賢則
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以武功為美矣然此但為吉甫既歸

而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

麟按此章亦斷在四句截觀注蓋以自起吉甫燕喜四句是以
自起自覺贈離四句可見也講意云上是燕飲之受福下是與
燕之得入亦看得不重複無由欲判作兩段似本仲恭又往時
多云將相調和傳合時事者俱非是燕而曰喜曰社者此上樓
榭嚴真等亦為常情不似云在兵飲至上被天寵也集傳以叶
舉里及兩友字俱叶羽已及○古義張仲諸友之一爾雅李延
注云張姓仲字

六月六章章八句

講意此詩雖稱美吉甫之功其實歸美宣王能命將以成
中興之業觀王子出征等句可見非專美吉甫
古義按竹書事在宣王五年

